



北漂一族的故事

天堂往左 北京往右

尘一 / 著

城市就像一座外表迷人、实则是危机四伏的丛林，而北京则立其中，最为瑰丽，最为壮美！无数青年人从遥远的地方憧憬着这个地方，终于有一天，他们靠近了它，然后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天堂往左，北京往右/尘一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5

ISBN 7-105-06142-1

I. 天… II. 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457 号天堂往左，北京往右

定价：18.00 元

作者

尘一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5-1

I S B N 9787105061426

版 次：1 页 数：295

字 数：195000 印刷时间：2004-5-1

开 本：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 包 装：平装

天堂往左，北京往右

目录

第一章伤情的毕业出奔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二章教室宿舍里的青春碰撞.....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三章意外被拘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四章破解题库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五章沦为陪聊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六章艰难生活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七章些许亮光的希望.....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八章又是陷阱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九章潜移默化的蛰变.....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十章诱惑之下的滑行.....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十一章潭水深深心神归位.....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十二章艰难中重新上路.....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十三章说不清楚的情愫.....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十四章危险创业.....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十五章不是结局的结局.....	错误!未指定书签。

第一章伤情的毕业出奔

(1)

六月流火，灼热的太阳像烤箱里的灯泡烤得人站不住脚，忙不迭地躲到阴凉中去了。在那一片丛密的阴凉中坐落着北京著名学府 A 大学的图书馆。图书馆被周边的大树拥揽着，高高的白杨，枝叶软塌塌地垂下来，搭在那已近百年的红砖黑瓦上。侧壁下，爬山虎的叶子一片一片挂满了墙基，还要伸出翠绿的茎须向上攀挂在砖缝中。时而有薰风吹来，茎叶懒洋洋地一上一下地点着头，好像倦了似的。

此时孙楚楚正坐在图书馆里，头顶上方悬着一架老式的吊扇，吊扇的轴上积了一层厚厚

的灰尘，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青绿色，但它还在努力转动，颤巍巍地发出吱吱的声响。她手边摊开着一本《自动控制理论》，书旁边是一打白纸，纸上没写一个字，白惨惨地映着孙楚楚那削瘦白皙的脸。

孙楚楚是为毕业论文查阅资料的，眼睛虽然盯着书本，但却看不进去一个字，总有道阴影揪扯着她的神经，使她心里乱糟糟的什么也干不下去。

她的父母刚刚离婚，昨天她父亲拿走属于他自己的书和一些衣物从此离开那个已然破碎的家，住到办公室去了。父亲临走时想对楚楚说些什么，但只见喉头上下滚动，却说不出了一句话来！楚楚拽住爸爸的衣服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仿佛要把心肺哭出来似的。但他还是走了。楚楚跪在地上呜咽着天塌地陷了一般。

过了好一会儿，她母亲才从卧室里出来，眼睛红肿着，显然刚才也哭过。她一边扶起楚楚，一边恶声恶气地说：“他丧良心了，当初他在东北插队，我是怎么照顾他的！每天哪怕只有一口馍也要留给他，要不是我他早倒在北大荒的水洼子里做鬼去了！”

她抹了一把鼻涕继续说，“他现在是大学教授，看不上我这黄脸婆了，就这么把我们娘俩扔在一边不管了！呜呜……”楚楚妈说着又呜呜地哭起来。这些话已经说过无数遍了，磨得人耳根子直生老茧，楚楚听着心里腻烦，撇开她把自己关到屋里。

文革时，她父亲常志上山下乡到了北大荒，在那边一呆就是五六年，心灰意懒，本来以为自己将老死在那片冻土上，于是就娶了村子里的姑娘林春。可没成想，一转眼天地又翻了个，“四人帮”终于被打倒，十年动乱一场闹剧轰然结束。他因落实政策带着妻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并继续在大学里教学。第二年他们有了孙楚楚。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几天，琐碎的生活，文化差异，观念的不同，使这两口子的矛盾越来越多。开始互相还忍让着，后来演变成无休止的争吵。

楚楚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爱恨交加，每当他们吵架，她就摔门出去，图个眼不见心不烦！她暗暗羡慕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和和睦睦，即使吵架也不会像她母亲那样歇斯底里，恶语相向，这令她羡慕的同时又有些自卑，甚至内心深处怨恨自己的父母，特别是她母亲。她母亲把埋怨和唠叨当成日常生活的零食，把一家老小搅得不得安宁，穿衣打扮更像自由市场上的农妇。孙楚楚就不明白为什么她母亲来北京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一丁点的长进？！她恨他们，恨这个家。

现在他们多年的争吵终于可以结束了，是她父亲提出的离婚，楚楚妈哭着喊着地闹，还去学校找领导造谣，说他被某某狐狸精勾去了魂。虽然如此，楚楚爸态度十分坚决，铁了心要离，想来是思忖过千万遍后做出的决定。学校现在对这种事已经不愿意管了，楚楚妈没办法，最后只好同意离婚，但要了房子和全部存款。

楚楚妈曾对着楚楚爸恨声说：“你这个陈世美，我让你光着屁股滚蛋！”楚楚爸不想去争，也无力去争，他只要自由，能逃脱出这个恶梦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他搬走自己的书和衣服，那一刻他的心终于落地了，精神终于可以有片刻的安宁了，但当他一想起自己的女儿，心戚戚地忍不住又掉下泪来！

孙楚楚理解爸爸，心疼爸爸，竟对自己的母亲生出几分厌恶，特别是对她那种祥林嫂似的唠叨，她会觉得没面子很丢人，所以她一直避免在公共场所和她母亲在一起。如果说恨还是一种爱，那么厌恶就是纯粹的隔阂了。

楚楚坐在图书馆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参考书放在眼前成了摆设。指导老师栾婷已经警告过她好多次，如果毕业设计完不成就别想拿到毕业证！她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栾婷是学校著名的“四大名捕”之一。她一想起栾婷，就更烦了，把笔在手心中转了一圈，然后狠狠地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正在这个当，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声惊叫：“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快来人呀！”接着是人群跑动的声音，图书馆里的学生一下子围到窗户边，占据有利位置想要看个明白。孙楚楚隔着涌动的脑袋看不出个究竟，只好作罢。

中午去打饭的时候，孙楚楚看到四号教学楼下有一个用粉笔画的人形，人形的头部有一摊殷红的血，有点诡异，有点阴森，仿佛那里彰显的是地狱的门庭。孙楚楚认真地看了两眼，然后小心地绕过去。坐在餐厅里吃饭时，周围的学生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一边喝粥一边津津有味地说着：“听说是大一新生，是全省的理科状元，长得还蛮好看的，啧啧，真是可惜了！”

他喝了一口粥，一粒大米挂在嘴角却毫不在意，接着说，“上了大学后不知怎么搞的，第一次期末考试就考砸了，可能是以前争第一争惯了，她也不想能考上我们学校的能是俗人嘛？！”眼镜用舌尖一勾就把米粒舔在嘴里。

“那是，我以前还总考第一呢？现在只要能过就行，现在考那么好有个屁用！”旁边一个高个子男子不屑地说。

“今天上午考高数，这位如花似玉的学妹刚走出考场就一头从五楼的阳台上跳下来。”眼镜继续说。

“唉，唉，这是何苦呢？”一片叹息声。

“我有个老乡和那女生同班，我老乡说这个女生平常就怪怪的，不大爱搭理人，一条花布裙子洗了穿，穿了洗，就不见换件别的。她走路时眼睛盯着脚尖，用余光看人，肯定是心理上有问题。”另一个人接过话来说。

“老师总盯着分、分、分，那管你正常不正常呀！高考状元怎么了？人家高看你一眼就是因为分数高，可是如果你心里守着这个名头不放，不跳楼才怪呢！说一千道一万，都是

被逼的，想不变态都不行！素质教育提了好多年，可有什么用？现在大学搞合并搞扩招，以前一个老师教二十来人，现在却要带百十来人，怎么提得上素质教育呢！……”一个穿着运动短裤的大个子男生，手里捏着馒头愤愤地说着。

“这女生是不是因为穷呀？”坐在右边穿着一件脏兮兮 T 恤衫的男生一直未开口，这会儿冒出一句话来。

“交不起学费也不至于跳楼吧，再说了现在还有助学贷款。”眼镜不同意这么说。

“你以为那么容易呀？助学贷款总额有限，而现在贫困生一年比一年多，僧多粥少。成绩好的学生，学校会优先考虑。另外，银行怕学生不还钱，对助学贷款的事也不是很积极。国家说‘不让一名学生因为贫困上不起大学！’但落实起来却很难呀。”T 恤衫说。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正想申请助学贷款呢！”T 恤衫一说完，四下都沉默不说话了。

孙楚楚一边把菜里的肥肉挑出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那帮男生的谈话。她想着那粉笔画的人形，想着花布裙子，想着那少女飞在空中的姿态，愣神发呆。

吃完午饭回宿舍时，她又绕到四号教学楼楼下。从画着的形状看，手臂是张开的，一条腿向外伸，另一条腿蜷缩着。阳光舔噬着浸在柏油路上的血迹，血色凝成暗红和着沥青和砂砾娇艳地闪着亮光，像是鬼眼中的磷火。孙楚楚看着看着脸色苍白，赶忙掉头就走。

回到宿舍，屋子里静悄悄地没有人。临近毕业，大家都忙着做毕业设计或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谈一点恋爱做一点爱；孙楚楚则躺在床上看着屋顶四角结的蜘蛛网，神情疲惫，眼光迷离。

“你给我滚，你这挨千刀的！”哗啦一声碗筷被掀翻在地，母亲叉着腰，脸上的肉突突直跳。

“楚楚，我对不起你呀。以后要学会照顾自己，钱不够花时来找爸爸要……”

“滚，还不快滚！”

“完不成毕业设计，你就别想拿到毕业证！”栾婷三角眼，领口、袖口都扣得紧紧的。

一幕幕情景撞过眼前又搅作一团，孙楚楚揪着自己的头发，淌下一行清泪。

花布裙子在空中飞呀飞像个翩跹的蝴蝶，它到底要飞到那里？孙楚楚的意识有些模糊了，许多影像和声音混杂在一起逼得人发疯。她神经质地起身下床光着脚冲到六楼的阳台上。阳光亮晶晶邪恶地眨着眼，铺在半空中的绿叶像厚厚的毯子，下面灰色的水泥地炫出一片粉红的桃花，温柔地笑着。她张开双臂看到蝴蝶在空中飞舞，那是自由、快乐、幸福吗？那里没有爸爸、妈妈，没有栾婷和毕业设计，没有人来搅扰她的生活……那里在她生活之外。

“楚楚，你干什么？”

紧接着一通稀里哗啦的声音。刘馨从教室回来，上到楼梯口看到孙楚楚光着脚站在阳台的栏杆上，双手高高举着，精神恍惚，吓得她上前一步一把把孙楚楚拉了回来。孙楚楚和刘馨一起扑倒在地上，孙楚楚歇斯底里哇哇大哭起来，声音凄厉，无限悲伤。刘馨愣在那里大口地喘着气，手臂在不停地哆嗦。

噩梦！噩梦！噩梦！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不复重来。

这件事后，孙楚楚真正平静下来，对待一切都变得淡淡的。她似乎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以前的恨，以前的烦恼忽地一下子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漠视，漠视她的家庭，漠视老处女栾婷！她要逃离，奔向自由，她选择离开那个曾经憎恨现在依然厌恶的家！

她对亦步亦趋的刘馨说：“馨儿，你不用担心我，我不会再自杀了！”刘馨狐疑地看着她，过了几天，见孙楚楚似乎真的没事了，她又忙着做她的毕业设计去了。孙楚楚平静地领到肄业证，同样的烫金证书一字之差而已，何苦那么心烦？！

(2)

毕业了，整个校园弥漫着离别的伤感。同学间互相写着留言，是呀，时间荏苒，话不尽的离情别绪；所有人都抓住最后这一点时间打牌，喝酒，吹牛，多少豪言壮语在那醉后一哭！离校日期越来越近，人也一拨一拨地走了。送别的月台洒落泪水，留下青春年少的梦想。楚楚帮着同室姐妹打好行囊，只送到学校门口，她不敢她们送到火车站，她怕泪水会把粉底冲得一塌糊涂。她先后送走了自己的上铺——老大何芳，对铺老二——白佑萍。老四刘馨是她们宿舍最后一个走的，她去了上海自动化研究所。1 临走前的晚上，她们两人并躺在一起，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刘馨说起他的男友，说起初恋，说起远方的上海。刘馨和他的男友已经分手，正应了一毕业就分手的老话。孙楚楚倾诉着自己的家庭、要逃脱家庭的计划和就业中的无尽苦恼。原来孙楚楚因为肄业的关系，找工作时屡屡受挫，虽然她父亲问过她多次，她都会说：很好很好，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她不要父亲的帮助。最后她俩说得倦了累了，各躺在一边睡着了。

第二天，楚楚把馨儿送到校门口，身后是一群相处了四年的兄弟姐妹。曾经追求过馨儿的任秋哑着嗓子说：“馨儿，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虽然你不理睬我，但希望你还能记着我，这个礼物给你留个纪念吧！”任秋一口气说完，恐怕自己会失去勇气。任秋递给馨儿一个打着包装的小盒子，上面挽着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如果在平时，这肯定会招来一通哄笑和馨儿的暴打。但在此时此景，馨儿红着眼睛收下了，连声说着感谢的话。

这次，楚楚把馨儿一直送到车站。T21 次空调特快静静地停在那里，他的男友梁刚翘首等在 5 号车厢处，洁白的衬衫笔直的西裤锃亮的皮鞋。他默默接过馨儿的行李，在送别人群之中与馨儿紧紧相拥，泪水与泪水流到一处分不清彼此。谁能想到馨儿昨夜说过的话：明天

的分离即是他们关系的结束！他们都清楚这离别的含义。楚楚在一边站着，周围都是送行的学生，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农大的……所有人都在说着送别的话，依依不舍，泪眼朦胧。当 T21 次缓缓地滑出月台，孙楚楚看着一米八大个子的梁刚掩面而泣，肩膀微微抽动。月台上人群渐渐散去，伤感突如其来。

回到学校，孙楚楚感到分外冷清。这一天孙楚楚下楼吃饭，看到楼下小黑板上写着：7 月 15 日毕业生限期离校，对已经考上本校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同学，学校原则上暑期不安排住宿。如确有困难的，请持正式录取通知书，预交押金 350 元。

看楼的唐阿姨扯着嗓子和 10 号楼的门卫交流着：“你那还有应届毕业生吗？”“没了，都走光了！”那边回应着。现在整个宿舍就剩下孙楚楚一个人了，整个宿舍楼也空荡荡的，碎纸，烂书，旧床单，破墩布零零落落随处可见。欢送的标语还贴在宣传栏上，不断有搬家公司的车进出学校。一个胖胖的男生有些激动地说：“能不搬吗？清楼呀，动用保安，像政府拆迁似的！”楼西侧的广告牌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出租”、“合租”、“求租”、“考研”、“考托”、“GRE 培训”的广告，一层盖了一层，好像挂在墙上的千层饼。孙楚楚仔细看着出租信息，她不想回家去住，她要开始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于她这种从未离开过父母身边的独生子女来说既新奇又刺激，令人向往！但她现在的钱所剩不多，而且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便宜住处，度过这段难捱的日子。她注意到一份出租信息：出租中关村小学集体宿舍，现有男生铺位二个，女生三个。

屋内采光好、通风好、有公共空间、交通方便、可做饭洗澡，（上铺 260 元 / 月、下铺 280 元 / 月、单间 800 元 / 月）欲寻有素质男士或女士居住，学生优先。

中介或有不良嗜好者勿扰！

地址：中关村北一街 12 栋

价格：上铺 260 元 / 月、下铺 280 元 / 月

电话：136*****

联系人：吴先生

孙楚楚记下了地址与联系方式，推车去食堂吃饭，但食堂已关门了，她只在外面的小摊上吃了碗拉面，然后准备继续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今天孙楚楚换上一身清爽的淡绿色套裙，稍稍涂了一点红唇膏，这样嘴唇就像一个鲜艳的小贝壳。

七月骄阳似火，那里都像火焰山。孙楚楚拿着精心制作的简历，倒了几趟车赶到国际展览中心。国际展览中心门口人头攒动，不像是人才招聘会倒像是个菜市场，展会会场隔出一排排的格子间，展板上贴着印刷精良的海报，一边是招聘的职位，一边是介绍企业情况和产品的说明。三四个招聘人员坐在里面，忙着回答问题，简历在桌子上摞起一堆，还不时有学

生隔着人墙递进来。

孙楚楚被来来往往的人撞得东倒西歪，周边乱哄哄吵吵嚷嚷的。这里就是一个菜市场，只不过买家是摆摊吆喝的，萝卜白菜是以前所谓的“天之骄子”们。孙楚楚艰难地在人群中穿梭，好不容易挤到一家公司的柜台前，腾出一只手，拢了一下头发，另一只手把简历递给一位四十多岁有些秃顶的中年人。那人根本就没伸手接，冷冰冰地扔过一句话：“我们公司不招女生！”孙楚楚当头被打了一棒子，不甘心地说：“男生能干的，我全能干，甚至比他们干得还要好！”

“我说过了，我们公司不招女生，你再能干也没用！”那人不耐烦地说。“可是？”孙楚楚还要争取，可是那人转过脸不再搭理她。孙楚楚感到委屈、难堪又没有办法，只好转身又挤了出来。

一个个招聘台子肩并肩并着，在孙楚楚眼中却像是一堵跨不过去的墙，她不知道哪面墙上有扇门，打开后能接纳她。远远看到 TCL 的大牌子，TCL-家公司占了四五个普通摊位的位置，装饰得也极为漂亮。

展台前已经人满为患，孙楚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前面，仰头向经理模样的人嫣然一笑，连忙把自己的简历递过去。刚想说话就被后面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挤了出去，把孙楚楚气得脸通红。你和谁急也没法子，谁都想拼命把自己推销出去。人的自尊在这里被压扁了，孙楚楚忍耐着，奋不顾身地在各个展台前寻找机会。开始还讪讪地有些害羞，可当数次被拒绝后，孙楚楚也开始大声地介绍自己的情况，生活就是一所大课堂，此话说的不错。但不知是孙楚楚经验不足，还是运气不佳，被当场回绝六次，其原因无外乎是不招女生或是觉得她的肄业证不够份量。但好在她还从人缝中塞进去十份简历，虽然成功的机会是渺茫的，但毕竟还有希望。

下午三点，她瘫坐在国展二层的休息椅上，一身疲惫，眼见着楼下人群在上上下下地流动，很像一个无趣的填字游戏。前面一排的座位上坐着两个男生，一个穿着深蓝色 T 恤的男生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大口地啃着面包，骨节粗大，浓眉大眼。

坐在他对面的男生文气多了，白皙的鼻梁上架着金线眼镜，一脸的失望和急躁，他郁闷地说：“这真他妈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生活的斗争’！如果竞争成为人生的主题，真是太可怕了。那我们就像狗一样乞食于各个门庭之间，悠闲只能是一种奢侈，是茶余饭饱后的片刻轻松，那岂不是很可悲？！”

“顾铭，你这高论倒是一套一套的，听着都对，可是有个屁用！你能凭它找到工作吗？谁都是这样过来的，人家现在翻过身顺便踩你一脚也是应该的？！”蓝色 T 恤说话时喷着一嘴的面包屑，嘴角还挂着几粒渣子，他吐出舌头一舔又吃到嘴里，接着说：“再说了‘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哪位能人说的来着？竞争就是要优胜劣汰！”

那个叫做顾铭的男生说：“你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等理论用在社会学上，这是绝对的错误。”文弱书生推了推滑下来的眼镜，继续说：“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理论，那美国印第安人遭驱赶和屠杀也是应该的，欧美发动的殖民主义战争也是理所应当的了！”文弱书生讲得兴起，大有讲下去的可能。

这时浓眉大眼的那位已经吃完，一边用纸巾擦着手一边赶紧打断他：“得得，没想到我一句就引出这么多主义，我真服了你，不愧你是学哲学的。但眼下我们还得发发简历呀，否则我们连教室也住不起了！”

“住不起？住不起，我们就睡到公园里，比窝在那破教室可凉快多了！”眼镜有点赌气地说。

“行了吧你，睡公园？你想得美，你有暂住证吗？让联防的把你抓住就送你到昌平筛沙子！不说这些，我们赶紧再下去看看。”说着骨节粗大的那位拉起文弱书生就走，“你慢点，胡思成！掐得我手腕子生疼！你以为你是直立行走，揭开真相也不过是弯着身子做人，顾铭还在絮絮叨叨地说。

孙楚楚目送着二个人汇到楼下的人流中，一眨眼的工夫就被淹没其中，不见了踪影。“优胜劣汰，直立行走，真相，弯着身子做人！”孙楚楚心里琢磨着，忽然觉出自己所想的竟和那个戴眼镜的是一个腔调，不禁莞尔。孙楚楚又歇了会，看招聘会就快散场了，就赶紧又到楼下转转。这回她感到轻松一些，看着差不多能对上口的就留一份简历，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如此这般简历一会儿就发光了，然后她又收集了一些企业的名片以备后用。

当她要走时，看到出口处有一家叫做知音声讯台的单位正在招人，月薪明晃晃地标着5000元。要求很简单，女性，声音甜美，外貌端庄即可。一个声讯台的小姐月薪竟然是5000，傻子也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总会有人不忍生活的磨难，一缩身掉下来，干起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当你嘲笑她们时，或许生活在某个时候会以同样的方式嘲笑你呢！

人才招聘会后，孙楚楚猫在宿舍等面试通知。等了两天终于盼来了消息，TCL通知她去面试，孙楚楚心中窃喜。孙楚楚换上毕业前为找工作花“巨资”买下的一身名牌套装，然后拎起专门购置的羊皮小坤包和一双正流行的尖头皮鞋。

孙楚楚心里忐忑地从二十几层的电梯里走出来，迎面TCL三个大字分外惹眼。公司接待处，有三四个着套装的前台小姐正忙着给来宾登记、接听电话。放眼望去，明亮宽敞的办公区，职员们都面对电脑忙碌着。前台小姐听说她是来应聘的，就递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填定一下个人情况。然后由前台小姐领着他来到里间的一个办公室。一个经理模样的男人正坐在椅子上，见他们进来就欠了欠身示意孙楚楚坐下。

“我们公司招聘英语口语好的来做市场营销，你英语怎么样？”那个男人问。

“我英语六级，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英文歌曲比赛，得了第三名。”孙楚楚装作镇定地说，心却扑通扑通地狂跳不已。

“你认为你适合干什么？”

“只要公司需要，我什么都能干。”孙楚楚脱口说了出去，心中觉得有点不妥，但已经无法挽回。

那男人接着问：“你对薪水的期望值如何？”

“我希望贵公司能根据我的业绩确定我的薪水，我也将在工作中体现出我的价值。”孙楚楚这回沉吟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

“当你和领导意见有冲突时，你如何做？”

“即使我的意见与领导意见冲突，我也会陈述我的想法，当然决定由领导来做，我决定服从。”孙楚楚小心翼翼地回答着。

“你曾经做过营销方面的兼职吗？”那人不紧不慢地问。

“兼职？”孙楚楚迟疑了一下，她在学校时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兼职更是没干过。

“I didn't have that sort of experience.”孙楚楚用英语回答，她希望这能弥补自己工作经验上的缺乏。

那男人微微一笑，摆弄着孙楚楚的简历又聊了会，第一次面试就结束了。

出来时，孙楚楚透过那扇豪华剔透的大玻璃门，看到自己局促不安的样子，心里不禁掠过一道阴影：TCL 能要我吗？

好几天又过去了，TCL 方面还没有消息。孙楚楚打电话过去问，一个甜甜的女声回答说：“很抱歉，您不适合我们的工作要求。”然后传来“嘟嘟”挂线后的蜂鸣声。孙楚楚感到万分沮丧，“是哪儿出现了问题？”孙楚楚前思后想也想不出个头绪。

在另一家公司面试会上，孙楚楚更是被问及一个非常过分的问题。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考官，脸色黑黄，眼泡浮肿，躬着个身子陷在沙发里，说不出的猥亵。他齜着一口黄斑斑的牙齿暧昧地问孙楚楚：“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

孙楚楚惊愕地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通俗地说，就是当客户想和你上床时，你会怎么办？拒绝还是接受？”那黄斑牙又说了一遍。

孙楚楚的脸一瞬间变了红青白三种颜色，愤怒地说：“不！决不！即使这种出卖可以赚到一大笔钱，可以升职加薪，我也不干！我首先要考虑我做人的原则，然后才是自身的发展。我认为没有原则的人同样可以出卖公司的利益！”

黄斑牙不置可否地一笑，分明是有些不屑，面试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回到宿舍，孙楚楚感到自己的自信在一点点地垮塌崩溃。～上了近二十年的学，难道就不能在社会舞台上找到自己一个合适的位置？！

(3)

这两天楼下的唐阿姨不断提醒她，限期离校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孙楚楚既恼火又沮丧，她本指望录取她的公司能提供住处，现在看来一时半会没戏，孙楚楚想起前天抄下来的那份出租广告。她打电话询问，一个憋声憋气的声音说还有一个铺位，两人约好下午看房子。集体宿舍在中关村小学的墙外，孙楚楚绕着小学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到了楼下，看到一个肥头大耳的汉子正在门口踱着步子，这就是出租房屋的吴知。

这楼本是学校实验楼，后来学校又盖了一栋新的，1日的就空了出来没有用处，吴知托熟人趁机承包过来。一楼临街的做了底商，上面房间正好出租。来中关村淘金的人不计其数，再加上周边有很多高校，吴知不愁租不出去。

孙楚楚要租的房间在四楼，实际上这是一间大教室，中间用书柜隔开，一边是男生一边是女生。这半截屋子里两侧各挨着墙摆了三个上下铺式的铁床，中间放着一个长条形的桌子，桌子上面摆着几盒饭盒，样子活脱脱就是一间女生宿舍。孙楚楚交了一个月的房租，选了靠窗户的下铺。然后，孙楚楚回到学校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请同学帮忙，当天就把铺盖卷驮了过来。

这时候教室宿舍已经有人回来了；看到又来了新人，就都围拢过来。其中一个女生主动介绍起自己：“我是张兰！”金黄色的短发很写意地披在头上，额前发梢微微掩住一点眼睛。她说话前会轻轻甩一下头，本来垂下来的发梢便嗖地飞上去，露出一双明媚的眼睛。她的眼睛很好看，很亮，不论眼珠转到那个位置都显得俏丽。

“你好！我叫孙楚楚，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孙楚楚连忙说。

张兰指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显得有些腼腆的女生说：“这么客气干什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齐齐。”张兰又指了指右手边上的女生“这是梅林。梅林和齐齐都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梅林穿着黄绿色的沙滩凉鞋配着绿灰烧花的及膝裙，但裙子的面料一般，最扎眼的是露背式的粉红背心，露着两片突兀的肩胛骨。

齐齐和梅林一起冲着孙楚楚点头笑了笑，梅林问：“你是那个学校的？看你也像应届毕业生。”

“我是北京 A 大学的，今年刚毕业，学校限期离校，没办法只能找地儿搬出来！”孙楚楚一边说着一边把行李打开，铺上被褥，拿出一块蓝底白花的腊染布，用按钉固定在墙上

当墙围子，把另一块腊染布展开，夹上挂钩串在铁丝上，成了一个布帘，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就隔离出来了。

这边正说着热闹，教室的另一半也听得真切。“那边又来美女了，去看看哟！”只听得稀里哗啦一通乱响。门口拥过来六个大老爷们。“看什么看？一群色狼。”张兰堵在门口。

“让顾铭来。”男人们哄笑着，把一个细胳膊细腿的小白脸推到前面，眼镜片反着光一闪一闪。“咦，这个人好面熟。”孙楚楚暗道，觉得这个人好像在那里见过。忽然想起在前几天招聘会上遇到的那两个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再说了，我们一个屋子里住着总该认识一下好。”顾铭红着脸嗫嚅着说。“认识一下又有什么了不起，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在顾铭背后挤出一个浓眉大眼的人，正按着顾铭的肩膀往里瞧。这不就是那天和这个顾铭掰扯“适者生存”的人吗？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时孙楚楚也认出他来。但是他们俩却根本不知道。

“去，去，去，谁和你们住一个屋了，也不害臊？！”说着张兰把门顶死。外面又是一阵起哄的声音，过了一会才渐渐散去。张兰回身说：“对他们这帮男生就不能客气，否则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

梅林坐在床上梳头发，歪着脸对张兰说：“兰兰，你对顾铭也太不客气了吧，我看顾铭好像对你有意思哟！”张兰眼珠转到眼角，轻哼着说：“少拿我打趣，说说你家曾辉吧！你不是还唠叨你家曾辉太缠人吗？”

“人家可是老夫老妻了！”一直没言语的齐齐躺在上铺接过话来，“你们从大一就开始了吧？”齐齐仰起半个身子把着床沿问梅林。

“什么和什么呀，刚还在说兰兰，怎么一下子转到我身上。我和小辉大二才认识，怎能一上大学就搞对象呀。”孙楚楚坐在一旁干听着，感到挺有趣。

这时梅林转过头问孙楚楚：“刚才给你运行李那男生是你男友吧？”

、

孙楚楚连忙否认：“不是，不是，那是我同学。我还没有…一男朋友呢。”

“倒还是蛮帅的。”梅林说。

张兰立刻插进话来，“我们梅林不是看中刚来的那位同学了吧？”张兰做着鬼脸嘻嘻地笑。

梅林扔掉梳子跳起来要抓张兰，一边跑一边还说：“你这个臭兰兰，你这个讨厌鬼，看我不撕你的嘴！”张兰绕着桌子跑，梅林在后面追，大家笑作一团。

23点灯熄了，明亮的教室一下子被黑暗淹没，而中关村北一街12栋401室的女生们却早已经躺在床上，好像是在等待黑暗的来临。上铺的齐齐见灯熄了，就摸索着拉开窗帘，风

儿飏地钻进来，带来些许清凉。窗外有几点朦胧的星光映衬在夜北京的背景幕布上。楼道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和谈笑声，那是男生们在水房冲澡。不多久，隔壁门响，然后是脸盆磕碰的声音，紧接着床板吱吱扭扭响，像有人磨牙。

啪、啪、啪，有人拍打着做隔断用的书柜，“妹妹们睡着了吗？”那边有男生说话。

“胡思成，大半夜的，你闹鬼呢？！”张兰嗔怪着。

“哦，没睡，那就好。现在401室男生部全体成贯欢迎女生部新成员孙楚楚！”胡思成拿着腔调说。紧接着一通叮哩咣啷地乱响还夹杂着口哨声，原来男生们是一齐拍着铺板表示欢迎。孙楚楚觉得很有趣，掩嘴偷着乐。虽说上大学时也开卧谈会，但都是女生，从来没有听说男生女生隔着墙聊天。

“下面请孙楚楚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如何？”隔壁哗哗地传来一阵掌声。

“我是孙楚楚，A大毕业生，现在失业中。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孙楚楚说。

“大家都在失业中，A大牌子还是很硬的，我才初中毕业，我都不着急，你就更不用着急，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个叫胡思成的隔墙说。

这些日子孙楚楚光是看人家脸色，被人拒绝N次，自尊心被打击无数次，这会儿听到如此温暖体己的话，心中不禁有几分感动。

“明天我要去面试，大家给点建议吧。”梅林说。

“我劝你不要穿那件露背的，不够稳重。”齐齐说。

“面试嘛，要不卑不亢，要很阳光。脸上带亲切自然的微笑。要镇定，不能紧张……”顾铭的话透过墙来。

“行了行了，老生常谈！这种条文我不知看了多少！齐齐你真的要留在北京吗？我看回家也不错，舒舒服服找个工作，亲戚朋友都有个照顾。”梅林说。

“在家当然有在家的的好处，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用这么累地找工作，还挨别人白眼！但是你想呀，真留在了那个小县城一辈子就定下来了，然后就是结婚生子，没几年就成了黄脸婆，真是太可怕了！”齐齐说着，声音飘浮不定，好似自言自语。

“是呀，在外面的机会也多些。整天呆在小县城里更无聊，家里亲戚朋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一大堆。我不像你们，我的学历低，找工作就更不容易了。”张兰似乎有些感触，闷了半晌说了一句。

“你写诗写得挺棒的！上次那篇《坚硬的温柔》发了吗？”齐齐问。

“发在六月份的《诗话》上了，高兴是高兴，但稿费可怜呀。”张兰的声音沉下去，像被石头坠着。

“兰兰，你朗诵一下好吗？”孙楚楚想听。

“别，多丢人呀，我不。”张兰不好意思地说。

“顾铭你来读，快点，把你枕头底下的那本《诗话》拿出来。”隔壁一通哄闹。过了不多久，一个男声在背一首诗：坚硬的温柔天使款款而来扑打着洁白的翅膀凿断它天使的翅膀用最坚硬的石头你想拯救就不需要飞翔你愿意悲悯就不允许逃离天使款款而来扑打着洁白的翅膀看着你来了又去我心黯然神伤…………调子沉沉的，像一块石头压下来，谁都不说话了，只剩下这已经落幕的黑夜！

夜已深，喧嚣沉入了梦中，街上的路灯还在不真切地亮着，偶尔驶过一辆汽车，那车影子却像鬼魅般转个身子就溜走了。401宿舍的男男女女们都睡熟了，明天他们还得继续寻找工作，因为没有天使，他们必须自己救赎自己！

第二章教室宿舍里的青春碰撞

(1)

顾铭盘着腿坐在铺位上翻牌算命，胡思成靠着墙捧着一本《VB6.0 入门与精通》正看得出神，枕头边堆着一摞计算机图书，最上边一本是《soL Server Web 应用开发指南》。屋子里静悄悄的，偶而顾铭会大口地嘘气，那肯定是算命算得不合自己的意。其他铺位已经空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板。

门咣当一下被推开，住在顾铭上铺的兄弟陆爱国黑着脸回来了。

“兄弟怎么了，今天喘气这么粗？！”顾铭一边翻牌一边问。

“他奶奶个熊，今天试用期刚满，那个臭婆娘就找借口把我辞了，我当时真想冲上去把头猪给杀了。”老陆开口闭口开始问候那只曾经被他美化过无数遍的猪。

老陆其实年龄不大，性格豪爽，山东人，家是临沂蒙阴县山沟沟里的。就是在这个地方，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于孟良崮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整编七十四师，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这就是军事史上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他爷爷奶奶当年挑着挑子赶着牲口支援前线，救护伤员。但革命胜利后，他们那里仍旧很穷，虽然这样他爷爷奶奶依然不时念叨共产党的好处。陆爱国18岁就从家乡出来了，主要是因为穷得受不了，年轻人只好出来闯世界，再怎么说明外边总比家乡好过些。

陆爱国去济南混了二年，总共存下个千把块钱。于是三个月前又跑到了北京。他运气还不错，没几天就在一家食品批发部找到个差事，工资600块钱一个月，说好试用期一过就涨到800块钱。当初他是干劲十足，而且还时不时兴致勃勃地描述老板娘是如何坐在柜台前剪指甲的。

“她那个小脚真叫个白嫩，白得像牛奶，嫩得像黄瓜！”

当时顾铭正在喝酸奶，喝到半截就被陆爱国引到脚丫子上去了，心里别提多晦气了。现在怎么眼见着试用期就过了，说辞就把人给辞了？！

“怎么回事呀？你慢慢说。”胡思成放下书本问。

“这个月底我三个月的试用期就满了，我心里一直嘀咕试用期过后长工资的事情。那天瞅见仓库刚给一家超市出了一车的金六福酒，老板娘正乐得合不拢嘴，我赶忙趁她高兴就把我的事说了。那小娘们脸变的真快，急赤白脸地对我说，你急什么急？该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你急什么急！’我当时也觉得自己挺没劲，这事后来就没再提。这月底发工资时，她突然对我说你明天不用来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她说公司现在闲杂人员太多，所以需要裁掉几个。结果和我同来的那两个都被裁掉了，他们又重新招人。这算怎么一回事呀？！”陆爱国口水沫子在嘴角积起一小堆。

“‘闲杂人员太多，’这句话最没良心！我们每天要蹬着车子去各个大小超市跑业务，还要忙着给送货，甚至当搬运工。有一次下着大雨却来了一大卡车饮料，我们三个傻冒冲出去忙着给卸车，一干就干到大半夜，汗水、雨水连着泥混在一起都分不出来，妈的活像个泥猴！这会儿却说我们是闲杂人员，放屁！”陆爱国激动得青春痘闪着油光。

胡思成与顾铭跟着一起骂那老板娘不是人。陆爱国连喝了两大缸子水，然后拿起脸盆去洗脸。这时住在胡思成对面的李松明和赵山回来了，赵山嘴里还哼着《流星花园》的小曲，“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许要很大的勇气……”唱到“勇气”这节骨眼儿，赵山的调子就拐到八宝山去了！

“赵山求您别唱了，你这么一翻唱，我怎么背后直冒凉风呀！”唱得顾铭直起鸡皮疙瘩。

“今儿咱高兴，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赵山高兴地说。

“这是哪跟哪呀？你是捡了美钞还是中了彩票？”胡思成问。

“眼看着马上就弹尽粮绝，没承想就在这紧要关头，工作找到我们哥俩了！”赵山歪着个下巴说。

赵山和李松明既是同学又是四川老乡，北京科技大学的应届生，没争取到留京指标，但死活也要留在北京，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热血青年”！不过今天看他们气色好像芝麻终于开门了。

没等别人搭话，赵山就自言自语地说起来：“一个月前给这家公司投的简历，我们以为早没戏了呢，昨天来电话通知我们去面试，结果面试得很顺利！月初就让我们正式上班，这回也不用租房子了，否则真吃不消呀！”

“什么公司，去做什么？”